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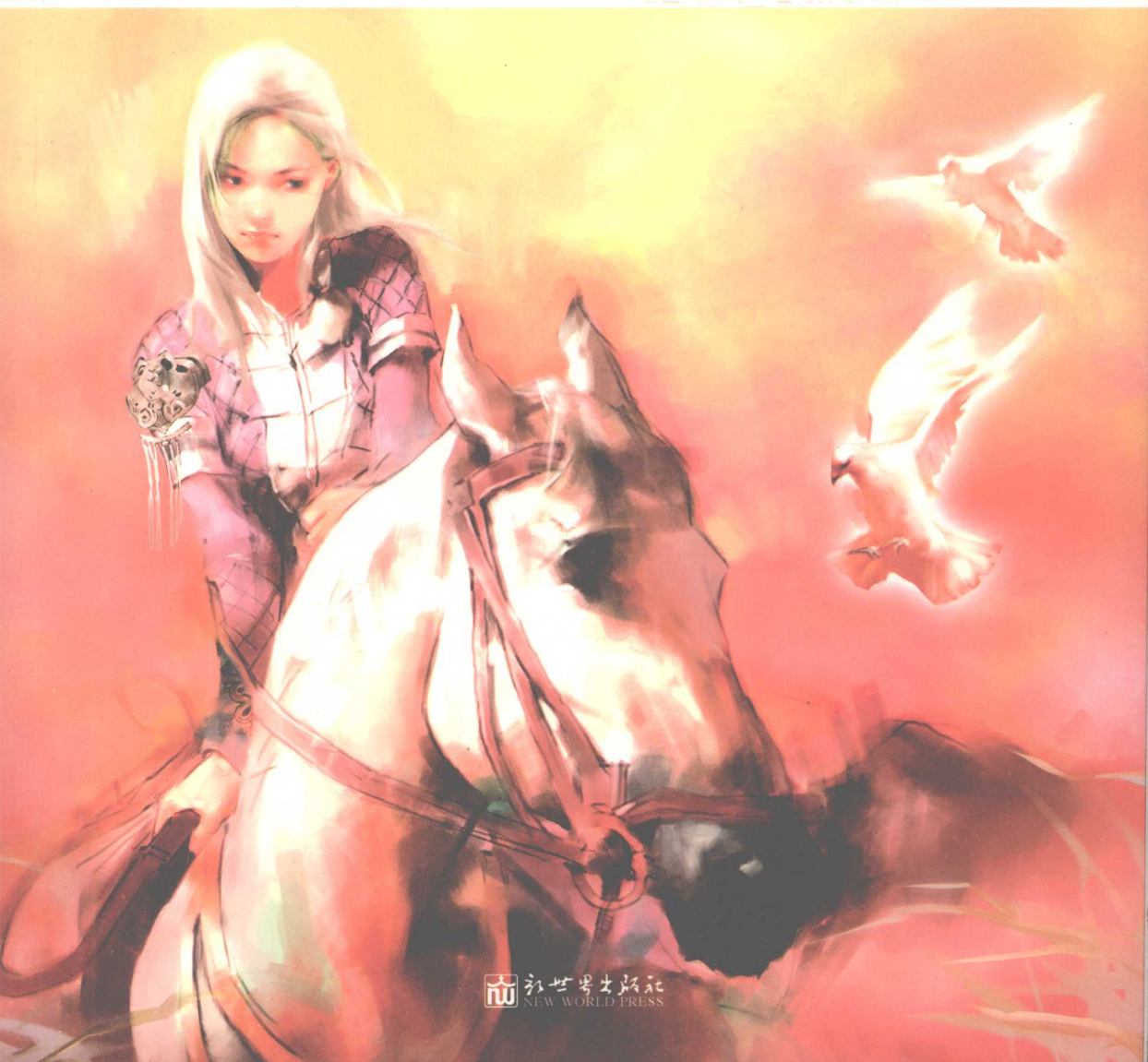
九州志



THE NOUVOU CANON FANTASY

月饼 刺嬴
唐缺 龙痕·誓约之证
温雅 楚道石传奇
[狮牙之卷 II] [九州D20·再传之卷]


II 萧如瑟
庞歌染尼





九州志II

萧如瑟 唐缺 月饼 温雅 等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志. II / 唐缺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228-545-3

I. 九...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203456号

九州志 II

策 划: 瀚典文化

作 者: 唐缺等

责任编辑: 吕晖 李林

特约编辑: 罗四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零工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10 1/16

字 数: 400千 印张: 16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545-3

定 价: 20.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1\狮牙之卷 II

暗流汹涌的天启 绵里藏针的淮安

不得志的皇子已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挡在他北征之路上的却是他自己的宗族。决战的乌云，悄悄笼罩在北陆上空……

阏墙之战

〇〇一页

内忧外患 征平翊邗 商战宛州 剑试青王

帝党北征之路无锋之战\公山虚归来征翊邗宗税特贷会\宛州宛州商战沁阳惊变\真相北伐准备

2\天马之卷

北归的天马，两兄弟的不同际遇，东陆长大的蛮族世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天潢贵胄的染海，又会怎样在誓约与感情间抉择？

庞歌染尼·北归天马 萧如瑟

〇八六页

天启城内的间谍战，隐藏的毒牙在相互撕咬。

刺羸 月饼

一四〇页

修文最强秘道家的年少时代，他看到了天才皇子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岁正的光辉下汇聚在一起。壮阔的冒险画卷于焉展开。

楚道石传奇·星河焚梦录 温雅 一七六页

苏醒的意愿在远方召唤，誓约之物是巨大的龙鳞。遥远的传说就要揭开遮面的青纱，存在，还是虚妄？

龙痕·誓约之证 唐缺 二一二页

3\再传之卷

冷静的头脑、灵敏的锐目，冷静如你，是否能从纷乱中找出头绪？

简化模组：天然之卷 二七六页

装帧设计：窦智
技术编辑：黄海涛

封面作者：张祿
狮牙之卷II文字作者：江南 罗四维 徐岩 李兵 七步 玖河络 右手 两湖盐运使 庄敬自强
狮牙之卷II插图作者：夏达 徐晓东 何懿
再传之卷插图作者：徐晓东 何懿
赠品设计：夏达 申琳

阅墙之战
内忧外患
征平翊邠
商战宛州
剑试青王

〇〇—〇八四

狮牙之卷II

在星象学家的眼里，九州大地的一切都被群星运行的轨迹所主宰。

胤仁帝白徵明所主宰的长达五十七年的东陆承平之世里，岁正的光辉一直照耀着大胤的夜空，这颗象征“规则”和“往复”的星辰以它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守护着这单调却平安的一个时代。然而岁正的轨迹终于偏离了天心的至高点，取代它位置的是北辰，由七颗星组成的北辰星团象征了斗争和动乱，沁着钢铁般的青色光芒。诸族的星象学家们惊叹着这个巨大的天相变动的同时，无不揣测北辰的主宰将给天下带来何种变化。这次星象变化虽然还不能和七十余年后北辰星团和谷玄之间的强烈对冲相比，却也把不祥的影子投射在浩瀚的东陆土地上。

这一年，胤仁帝白徵明驾崩，遗诏令十三子白清羽即位。



“帝初践位，星象变异，北天流火，竟夜不绝。有司奏闻，星象上干国运，下贯民生，北辰行瀚、宁两阙间，或有兵戈之变。夫战乱者，天下之大不祥，帝王当行仁德以禳之。帝然其言，遂减宫室，裁女乐，诏群臣课以怀柔致远，诏北陆以弘上国仁威，更赐金宝。天下咸服其德。”

——《胤末纪事》

《胤末纪事》中这段记载常被后世的史学家们怀疑，首先它的编纂者——胤朝最后的太师谢墨——其实是个不太通文墨的人，畏罪伏诛时才二十八岁，这本书的编纂完全是假秘书之手，不过是要给世人看一本自己署名的史书，博一个青史留名。《胤末纪事》容量浩大，可修撰过程缺乏监督，很不严谨，多有难以考据的资料被引用；其次，若从“仁政爱民”的角度看，胤武帝白清羽陛下其后二十年的斑斑劣迹，让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会心里认同“怀柔致远”这种帝王家学。

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这么解释，就是胤武帝即位初期日子过得很不好，所以刻意摆出一副要效法其父“仁政”和“无为”的样子，频频颁布这样的诏书，不过是用来麻痹北蛮和大臣们。

不能回避的事实是，白清羽是个靠政变上台的皇帝，虽然当他解决了所有兄弟、踏入父亲的寝宫时，发现写在遗诏上的名字是他自己的大号——“白颀之”，这让他之前的努力变得像是一场笑话。他持有父亲的遗命，并且获得了令人敬畏的遗老——楚道石——的承认，



《胤末纪事》

这套史书是谢墨让自己的秘书章翰明主修，而署了自己的名字。由于成书很是仓促，这套八卷三十三万字的著作被同时代人称为“罢史”，意思是如同渔网一样漏洞百出。但由于谢墨家世斐然，能接触到一些民间所无法掌握的珍贵的史料，因此这部书也被一些考据学者引为重要典籍。特别是对于世家部分的描写，颇具价值。



▲ 公山虚

楚道石是受命大臣，而白氏宗祠的长老之一白纯澹是受命长老，也在第一时间证实了诏书的真实。证明新皇帝身份的“三宝”——诏书、受命大臣的认可、受命长老的认可，白清羽都有，按说他的皇帝位子该坐得很稳，可宫门打开的那一刻，血未干涸的朱王尸体分明撕去了帝王家立贤立德的温柔面纱，讲述着一个残酷冷厉的夺嗣故事。

而白清羽就是这样攀上了东陆的权力巅峰。

更糟糕的是他的政治班底基本等于零。捧他上台的狮牙会是个阅历有限的年轻军官团体，他们趁着天启城九门封闭，借助金吾卫驻扎城内的便利取得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在夺嗣事件中实现了惊天动地的大逆转。可要说到政务，日

后恃之足以纵横天下的“铁驷之车”里，只有苏瑾深还略有参详，叶正勋在军事指挥学上也许是个鬼才，可政治上的修养浅薄得很；比他更糟糕的是姬扬，姬扬此人如果非说他有政治理念，也非常简单，就是“北征北征复北征”，白清羽有此虎将去灭一两个小国倒是不成问题，让他去周旋于众大臣之间，协调诸方利益，进退斡旋，不动声色地解决危机，无疑是妄想；至于李凌心，这个绝世名将此时还是一个自闭的少年，他并未理解夺嗣只是他们这个小群体踏上权力道路的第一步而已，他跟着狮牙会的“哥哥”们帮助白清羽雨夜包围太清宫之后，就立刻赶回家中，因为

他是瞒着母亲参与了这次行动的，谎称金吾卫当夜轮到他执勤。新皇即位的事情由虎贲郎传到天启城每个角落，帝都轰然震动，而此时李凌心的母亲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作为狮牙会的副宗在新皇帝夺嗣的密谋中担当了何等重要的一个角色。她非常愤怒于儿子和一帮不安分的少年军官混在一起，把事情搞得那么大，所以动用“家法”惩戒了他，却又在心里窃喜这些“小家伙”拥戴的十三皇子白清羽终于即位了，将来也许能对李凌心在军队里的提升多加关照。

精通政务的唯有那个直到数百年后依然可敬可怖的“帝师”公山虚，此人是个不世出的阴谋家，权力场上的绝世舞者，朝野风云在他的铁腕下不过是一盘棋。可在武帝即位的前三年，“公山虚”这个名字并没有在朝野中被人提起。夺嗣政变第二天，卜筮监令史公山虚接到了上司的来信，斥责他作为卜筮监属员，非但不尽职尽责钻研卜卦之术，为国家社稷测算吉凶，还越权参与了金吾卫私下的军事行动，所以公山虚得到的处罚是：削去三年的俸禄，降职为卜筮监书记，誊录星象卷宗，并且思过。作为参与政变并且取胜的新贵，获得这样不大不小的处罚无疑是可笑的。可问题是，颁布这个处罚的人很不好对付，公山虚的上司叫做——楚道石。

作为受命大臣，楚道石此时已经成为皇室大臣名义上的领袖，国家的柱石，他的命令，白清羽也不敢公然违抗。

处罚公山虚的幕后原因应该是相当复杂的，后人已经难以窥测当年那个波诡云谲的天启政局，也无法还原历史真相。作为承认白清羽身份的受命大臣，楚道石此时已经被当然地看作“帝党”，而且是帝党的头子之一，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刻意把同为帝党而且是“精锐中的精锐”——公山虚“藏”了起来？

可能的原因包括：

其一，楚道石认为这个辰月教出身的年轻人如果骤然踏上政治舞台，会暴露身份。

其二，以公山虚和狮牙会这帮年轻人的性格和野心，他们会借着政变成功的气势彻底颠覆天启的政局，从而遭到朝野敌对政治力量的集体反扑。所以楚道石要削弱他们的力量，警示他们不能妄动。

其三，出于其他未知的原因，楚道石认为时机未到，三年之后才是公山虚正式登上帝都舞台的时候。

可没了公山虚，白清羽起家的队伍就只剩下些没见过真正皇家体面的浑小子了。人才不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位新帝登基，手里却没有任

不文皇帝

有史料证明，白清羽的字非常难看，是皇子中风雅最逊的一人，毕生都很讨厌手写诏书。《胤末纪事》中还存有据说是白清羽当年写给苏瑾深的一份诏书，作为皇帝来看，确实是粗陋无文的：

“瑾深：

你奏的事情我已经知道，此人不过依靠家荫得了这个官位，除了姓氏，就是头猪了。但你也不可不防他，他是水磨的鹅卵石，官场老贼头，滑得抓不住把柄，你言语里可不要中他的圈套，切切。”

何施政纲领。得位之前，蔷薇党全员押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帝都武装政变的伟大计划中去，等到白清羽坐在了太清宫的宝座上，才发觉他要握的根本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利剑，而是一支写诏书的笔。

他此时不得不立即着手案头工作，准备颁布新的政令，签署堆积如山的文牍，并且尽量表现得稳重可靠一些，因为除了他的狮牙会死党，满朝文武都以戒备和质疑的目光看着这个新皇帝，等他建立威仪或者犯下错误。

宗祠党

胤朝皇帝的地位非常遗憾的不够稳固，真正掌握着权力的是所谓的“宗祠党”，后人也将他们称作“世家政治集团”。胤朝立朝太久，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导致世家大族的子孙掌控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平民家的孩子只有极少的幸运儿凭借军功封爵，才能一跃登堂，成为掌权者集团的一员。所以七大家族——白、百里、敖、息、姬、叶、江——以及其他的贵族后代占据了皇朝一大半的职位，他们根据各自的血脉而结成政治同盟，互有攻守。他们背后则是这个家族的宗祠，史书中残存的记录说明，白清羽即位的当年，帝都百里氏的子弟出仕于皇室的，便有九百二十二人，这些百里氏的子孙都尊奉自己的宗祠，听从宗祠老人们的差遣，非有特殊原因，他们不敢违背宗祠的命令或者暗示。因为如果他们背弃自己的宗祠，他们首先便是和朝中同殿为臣的九百余名亲戚为敌，这对一个大臣的政治生涯来说是致命的。所以往往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宗祠，皇帝的命令只在朝堂上通行，而宗祠的隐性政治交易无处不在。宗祠也利用这个优势不断地把家族的新人推荐到帝都政治圈和社交圈的前台，无形中挤占了平民子弟晋升的机会。

按照胤立朝初期的传统，皇帝有权组织自己的政治班子。所以前任皇帝驾崩之后，除了受命大臣这个人新皇帝所不能动的，其他的大臣新皇帝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意留用或者更换，这个被称作新皇帝的“开殿建阁”，他要确立自己的内阁。所以前任皇帝的内阁重臣们都会立刻递交辞呈，这个举动被称为“辞辇”，意指大臣已经像骏马拉车一样为皇室工作了很久，他们现在要辞去“车辇”的位置让给年轻人。而新皇帝往往会选择“留骥”，意指挽留驱骥般的大臣，让他继续效忠新主。但是后期“辞辇”和“留骥”这套活动渐渐演变为一种极富表演性质的礼仪，一旦新皇帝登基，德高望众并且手握重权的老臣们会争先恐后地上书“辞辇”，言辞恳切满纸悲愁，意思是说自己为帝朝呕心沥血已经不堪驱使，恳求新皇帝能够开恩允许这个被榨干了一切精力和才智的老臣平静地回到乡下去颐养天年；而新皇帝则要千方百计地“留骥”，回信给老臣们，言辞恳切满纸惶恐，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推上皇帝的位子，现在要治理国家安抚万民迫切需要老臣们继续鼎力相助挺兄弟一把。老臣们“辞辇”越快越体面，皇帝“留骥”越快越显得有诚意。所以往往双方都催赶着秘书泼墨起草，就怕被对方抢先了。往往这边“辞辇”的奏章封缄递出，那边宫里捧着“留骥”诏书的内监已经高声叫门了。

如果“辞辇”“留骥”配合得好，那么没有问题，大家继续上殿议事。但是如果“辞辇”的清辞了，“留骥”的诏书却没有下发，那么局面就微妙了。因为通常需要“辞辇”的都是重臣中的重臣，在大家族的宗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皇帝得罪了这样的老臣，会发现这个家族的大量官员集体呈现对抗情绪，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辞职，而仓猝间任谁也找不到那么多人填补这些职位空缺，所以最后新皇帝还是得忍气吞声把自己不喜欢的老臣请回殿上，礼敬更甚往昔。

所以东陆的掌权者，事实上是隐藏在朝堂阴影里的几大家族，他们的血脉延伸到东陆的每个角落，把持着各个诸侯国的军事要冲、政治枢纽和大城市的商业命脉，宗祠的命令悄悄发往各地，维护家族的地位，对抗一切试图削弱家族权势的力量，包括皇帝。

以胤武帝的脾气，他大概也想到过直接削弱世家力量，立刻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但他忽然发现手里的筹码少得可怜，他这个武装政变上台的皇帝手里，甚至没有军事威慑的力量。

当时帝都的皇室兵力构成是这样的：虎贲郎、缇骑郎、金吾卫、羽林天军、治防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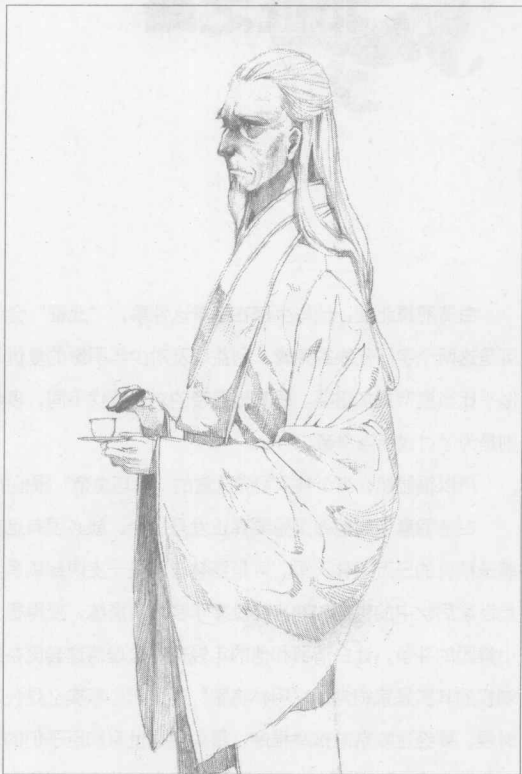
白徵明对于自己的十三子也许说不上很好，不过最后终于还是把虎贲郎这支精锐力量交给了他。可惜，人数很少。白清羽自己想尽办法用尽手段，总算是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金吾卫。以狮牙会骨干为首，五千人的金吾卫，在白清羽登基之前，已经完全地倒向了他。

可羽林天军和治防司都不在白清羽的控制中，帝都重臣京尉牢牢地把持着治防司这支治安力量，羽林天军的调动则需要以皇帝的兵符配合羽林将军的兵符，白清羽手里只有半边兵符，光禄卿掌握的五百缇骑郎，这支力量原本依附于朱王，在太清宫事变的时候作为白清羽的对手登场，在事后白清羽自然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刻意弱化，新组建的缇骑郎战斗力低下，指挥无力，但是白清羽无法更换光禄卿，这样缇骑郎便仍旧不被他掌控。

白清羽手中的，只有虎贲郎和金吾卫这两支，加起来不足六千人的队伍。而有着三万精锐的皇室武装力量核心——羽林天军——仍被宗祠党控制着，非帝都有外敌入侵，皇帝也无法调动。

英雄在于“隐忍”二字，白清羽大概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非常识时务地选择当一个乖乖的年轻皇帝。在即位的第一年，白清羽还算是沿袭了他父亲的治国纲领，虽然在朝堂上和宗祠党有些小摩擦，不过还能维护臣子尽忠皇帝、皇帝关爱臣子这样一个帝王家的体面。

但是很快，这个不安分的皇帝就开始有所行动了。



▲ 白纯澹

被封为北武君的他并不愿意对北方动武。事实上，对于宗祠党来说，维持他们的权力，要远远重要于向北炫耀武力。但白清羽却难以理解这种想法。



白清羽想北征，他毕生都在想着这件事，“北征”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白清羽本人也未必完全知道，可是这两个字所代表的荣誉、利益以及对少年阴影的复仇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白清羽，对于武帝而言，这似乎比当皇帝更加重要。跟其他皇帝的对外征伐不同，多数皇帝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讨伐，而白清羽则是为了讨伐而当皇帝。

所以很显然，当个被宗祠党欣赏的“乖巧皇帝”跟他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白清羽意识到他如果想要真正发号施令，就必须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听命于他，而他眼前触手可及的是装备精良的三万羽林天军。可是羽林天军是一支内部关系异常纠结复杂的军队，羽林天军中执掌大权的都是世家后代中的精锐，并且经过多年官场的磨练，变得极为老成持重。他们互相提携扶持，彼此之间又有小集团的斗争，让白清羽和他的年轻班底去理清这套庞杂的关系，无疑是不可能的。真正对羽林天军有控制权的其实是宗祠党。“羽林将军”这个职位事实上是代表宗祠党操控军事权力的一人，羽林将军缺员的时候，要经过复杂的推举程序，最后根据世家和臣子们的意见决定一个适合的继任者，向皇帝禀报，皇帝只能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能推举自己中意的人。而修文五十七年的治世之后，羽林天军很少大举征伐，连清剿蛮蝗这种工作都是淳国等诸侯冲杀在前，所以羽林将军也没有什么机会犯错，大多数羽林将军都会在这个职位上稳坐到老死，当然，这些老资格的军武世家后代当上羽林将军的时候，往往也都是白发枯槁的老人了。名义上还有一个高于“羽林将军”去管理羽林天军的人，也就是“羽林上将军”，通常由太子摄此职位，坐在天启城内遥领三万大军，作为对太子军事能力的一种培养；“羽林上将军”只是个虚衔，由皇帝直接任命，相当于皇帝亲自指派的一名高级参军。可白清羽甚至无法派出一名“羽林上将军”去，因为他还没有大婚，自然也没有太子。

白清羽大约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挠头思考，结论是既然短时间内他无法从高层着手在羽林天军中获得支持，那么他就走底层路线。好在他在搞帝都政变的时候就精通底层办事的手段，对此驾轻就熟而且从无反顾。他的想法简单干脆，直接用自己的同党去把羽林天军的中下层军官给换掉。他手中有金吾卫，有的是年轻的中下层军官，这些人很多有稷宫同学的背景，又经过狮牙会骨干团体的培养训练，已经完全忠于

新皇帝了。这时候的金吾卫已经变成了一个“北征派”军人的小朝廷，年轻人被“光复”和“征讨”这样的宏伟目标所震撼，聚集在一起公然讨论北征路线和后勤准备，饮酒拍案，高歌竟夜。

北离二年二月十五日，白清羽颁布的一份诏书要求羽林天军和金吾卫的军官平级调动，互相熟悉彼此的职司，这种调动称为“换防”。被选中的金吾卫军官自然非常乐于被换防，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插手军务，这些人被调动之前也都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密令，均是狮牙会的秘密骨干，而羽林天军的军官也很乐于被换防，这样他们就能安坐在天启城享福，不必随羽林天军驻扎在外，顶着烈日风雨操练，而且金吾卫的提升和待遇似乎也更有保障。

资料统计会发现从北离二年开始，金吾卫和羽林天军以“换防”的方式交换了四百八十三名中下层军官，几乎每天都有军官被更换职司，仅仅在两年内，就把羽林天军的基层军官更新了一半以上。

没有经过政务历练的缺点此时暴露无疑，白清羽以为他这样安插自己的部属悄无声息，不容易被察觉，而且表面上有着十足的理由，并不会导致严重冲突，或者说宗祠党的元老大臣们即便不满意，也很难非议他的举动。

可是他大概忘记了一点——他已经不再是“十三公子”了，他现在是“皇帝”。皇帝的一切人事调动都被朝野关注，何况如此大规模的“换防”。在他还是个皇子的时候，他悄悄渗透进金吾卫系统，还能侥幸瞒过着眼于高层势力的兄弟们。可他如今的对手宗祠党，无论是背景、经验、还是临危变化的决策能力，都远非年轻的皇子们所能相比的。事实上武帝白清羽终其一生都未能取得宗祠党的信任，北离二年的时候，这些老臣们即便睡觉，都睁开一只眼审视着这位新皇帝的作为，并且随时准备采取对策。

“换防”制度开始，朝野剧震，宗祠党无比清楚地感觉到皇帝要从他们手中夺取军事掌控权，代之以年轻的金吾卫军官。宗祠党的重臣们和长老们都不喜欢这些年轻作乱的金吾卫，他们曾在太清宫的雨夜里撕碎了宗祠党为大胤未来描绘的蓝图。宗祠党中，无论是支持朱王的、支持锦王的，还是支持青王的，都未曾在自己的蓝图里给白清羽留下位置。而这群年轻人让老人家吃惊了，丢了颜面。他们很不喜欢金吾卫这样一股势力。军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宗祠党的老狐狸们尽管不曾上阵打仗，却比任何

官史片文

“卫中皆少年，言及北蛮之乱辄怒目，常怀征伐意。时北征之议为朝堂所禁，卫中少年遂夜聚于掖宫之内，命酒沉醉，高歌唱和，推沙盘演军阵之变化，欲克北蛮之骑。御史奏闻，帝不问，群臣不安。”

——《大胤皇家镜明史》

这则官史具有极高的可信度，说明当时年轻军官群体对于北征的讨论已经让朝廷高层震惊不安了。那么这些年轻军官毫无疑问都是效忠白清羽的。

人都更清楚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而白清羽正指挥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啃咬他们的权力基础。

更糟糕的是，白清羽还要用钱。

修文五十七年的平静给皇室积累了不少财富。尽管他们还要不断地应付北蛮的敲诈，可截至白清羽登基的时候，皇室财库账面上有着五千七百万金铢的巨额财富。事实证明白清羽虽然靠着市舶司的黑金起家，但是并没有过人的经济才能，他完全算不清账目，也没想过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巨额财产该如何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强兵”二字，所以急急忙忙地从库里拨调金钱装备金吾卫和羽林天军，开展大规模的练兵。白清羽好作战，而穷兵黩武无疑是最废钱财的，臣子们看着财库的钱哗哗地流淌出去。有记录表明，仅仅在北离二年一年中，帝都就从宛州和越州购入了一百二十万斤精铁和其他适于打造武器的精炼金属，这些金属可以武装大约五万名重装甲士和战马！而皇室当时的常备兵还没有这么多。

皇室重臣的神经一再地绷紧，连带着诸侯国主们也开始紧张。新任皇帝并非什么善主，他们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当他们看见锦王的尸体时，他们曾经警惕过，此时白清羽的变动再次说明了宗祠党对这个胆大妄为的小子抱有怀疑是正确的。对白清羽不利的传闻从登基开始就在帝都悄悄地蔓延着——

新皇帝想北征！

“北征”这两个字在那时的东陆朝野是个禁区。北蛮表现出来的强大游牧作战能力和牧民们在长期的放牧中掌握的马术技巧都被认为是东陆武士所不能企及的。经过太久的承平之世，东陆武士们习惯了养尊处优，完全不知道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北蛮牧民如何能够活着穿越宽阔的天拓海峡，又如何能靠着马奶经过漫长的跋涉，最后以野蒿杆临时制作的粗糙羽箭射穿他们的内心。在东陆武士们的眼里，北蛮不再是人类，不是可以击溃的敌人，而是噩梦般的心理阴影。出于某种后人难以理解的原因，仁帝也非常不喜欢听人提起武力强国北征蛮族等事。心情好的时候，他会赐醇酒给慷慨提议北征的臣子，当庭让他喝醉，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接就喊乱棍打出。而对于世家大族的大臣们而言，北征更是难以想象的一件功业。理智的大臣们清楚地认识到以当时大胤的国力，穿过莽莽草原进击北蛮等于把整个国家的国运赌在一场无意义的胜利上，即便他们试图北征，即便他们能够击败北蛮强悍的游牧兵，他们也需要随时准备好应付背后的诸侯集团作乱。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北征等于走在钢丝上去挑战一个全副武装的对手。而且世家大族的掌权者们也抱着一个私心，如果真的要北征，那么首当其冲的必然是他们的子弟。要这些世家出身的贵族武士领兵去对抗恶鬼一样的北蛮，胜算本身就很小，而如果他们战败，更会面临处罚，甚至即便他们战胜，也会在战场上损失大量的家族精锐，这时候家族势力必然一落千丈。

所以，北征是万万不能的，让北方的淳国陷入蛮蝗的骚扰并不算什么，每年供给金钱、把平民少女冒充公主嫁过去和亲也都不算什么，但是要把家族和国家的前途押上战争的赌台，宗祠党想都不敢想。

但是白清羽确实要北征，他是个算术从来都很不好的皇帝，算不太明白自己的国力，此时并未意识到北征将耗去他整个国家的力量和他个人的一生。而不幸的是，他的辅佐者公山虚是个绝世的赌徒，本就愿意为了不大的可能去冒天大的危险，只要胜利的成果足够诱人。

宗祠党的大臣们开始使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他们暗地里向北蛮的使节们告密，暗示他们的新皇帝是个

心性不太成熟的孩子，对友好的北蛮盟邦怀有强烈的敌意，甚至有北征的打算。按道理说这些消息已经大过耸动，足以让悍勇冲动的蛮族使节跳起来去找新皇帝玩命，白清羽立刻会感到友好盟邦的巨大压力，从而放弃他天真可笑的战争梦想。不过出乎宗祠党的意料，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白清羽和北蛮的关系在他即位初期好得如同兄弟。

白清羽只有一个绝招——给钱。他即位的初期就把每年对蛮族的供奉提高了两成，又在漆、麻、丝、器皿、铁器这些传统供奉品之外增添了手工艺品、熏香、菸果、珍食以及首饰这类的奢侈品。在蛮荒的北陆，吃羔喝奶已经是贵族的享受，这些精巧绝伦的奢侈品以前是北蛮贵族想也不敢想的，现在白清羽把这种享受双手奉送到他们面前，北蛮贵族根本无法拒绝，他们穿着晋北出产的华贵丝绸，抽着产于淳国的优质菸果，手把宛州良工制作的玉石扳指。一瞬间白清羽变成了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每个蛮族使节都喜欢这个恭谨又健谈的新皇帝，新皇帝不像老皇帝那样迂腐，他很爽快，对蛮族人的胃口，而且从来不嫌弃北蛮的字不好，反而非常有兴趣了解北蛮的风土人情。

白清羽当然乐于了解，他此时对战争还是个门外汉，但至少也还知道知己知彼的道理。

所以北蛮几乎从未相信过宗祠党的煽动，心性简单直接的蛮族使者们认定这是东陆帝朝皇帝和臣子之间的矛盾，他们不该插手。最后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局面，东陆的大臣们不断用各种方式提醒北陆蛮族的贵族使节们，说新皇帝可能意图北征，会对你们不利，你们要千万小心。而蛮族使节们非常满意新皇帝的驯服，又把大臣非议他的消息悄悄告知他。

对白清羽不利的消息却还在不断地传来，楚道石忽然死了。

楚道石之死

卜筮监长史楚道石，此人除了确认白清羽确实持有父皇亲笔起草的即位诏书外，貌似对白清羽的执政没有提供过任何支持。他依旧不上朝，在自己的小官邸里蜗居，整天对着那个犯事的属下公山虚静坐。公山虚抄写星象宗卷，楚道石打盹。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打盹，卜筮监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他“终日阖目，状若深思，近则闻鼾声不绝”。

原本这个看似昏聩的老人不该成为宗祠党的心病，但楚道石在夺嗣事件中的举动让世家大族的长者们不得不忌惮这个人。而且，楚道石拥有“岁正之瞳”。这个无人可以解释的力量令楚道石被看作墨运的预言者，触怒了他，可能会遭到命运的反噬。而楚道石是个“帝党”。

这个号称“修文五十七年间最强的秘道家”的老人在帝都朝野，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岁正之神在人间的身影，他的眼睛是神赐予世人的镜子，让人照见自己的未来。

然而这个神一样的楚道石，居然有一天忽然就死了。

楚道石的死没有任何征兆，按照史料记载，他早晨起来吃了一碗粟米粥和一块芝麻薄饼，就照例进行每日的功课——静坐并监督公山虚誊写卷宗。他曾经对卜筮监内的洒扫仆役表示他这么做会让公山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从而自省，不过这话听起来确实有点荒唐。然而就是这么一坐，楚道石就死了。日落的时候仆役进来打扫屋子，才发觉阖目了一整天的楚道石已经没有了呼吸。

楚道石的死令皇室大臣中隐隐出现了骚动。这个岁正之神的使者离开了白清羽，是否意味着神已经遗弃了此人？白清羽即位的两位支持者已经二去其一，仅剩下受命长老白纯澹，而白纯澹是白氏宗族中行为一直相当低调的一人，外界均认为他无力左右白氏宗族的长者们，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斡旋于皇帝和宗祠党之间的滥好人。

北离二年二月，此时新帝白清羽已经失去了获得宗祠党信任的可能，可这个年轻人再次做出了令世家大族不安的事，他重新开启了“辟除”制度。这个制度指任何在王域范围内拥有一定产业的人都可以向当地官员推荐自己家族里所公认的优秀人才，由当地官员查考人才的实际能力，决定是否要上报给皇帝裁决。这是在家举荐和从军之外，普通人家的子弟仅有的出仕机会。

“辟除”制度在白胤立国初期曾经实行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世家大族的体系尚未成形，帝朝使用这个制度从有产的臣民中选择贤才。这个制度对于产业有限制，并非纯粹的对无产贫民的歧视，而是在当时确实只有有产业的人才能对子孙加以良好教育。但是后期随着世家大族格局的渐渐完整，“辟除”制度荒废已久，人才选拔基本局限在世家大族内部。

其实白清羽复兴“辟除”的目的倒是极为单纯的，他无法面对一个满殿老臣的政府，这些老人几乎清一色的大贵族出身，要么年老昏聩要么老奸巨猾，如果论起政治手段，即使白清羽的“狮牙会”班底全员上阵，也难胜得其中任何一个。而任何一个出仕皇家的世家新人，他背后的势力必然是庞大的宗祠党势力的某个分支，皇帝想轻易把人笼络到自己的战旗下很不容易。白清羽并非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的想法很简单，没有文官我就招，贵族世家不把有用的人才推荐给我，我就自己去找。

原本要应付这样的征召，各级官员大可以应付一下，推荐零星的几个人才，表示民间其实已经没有人才遗漏，天下的骥骥都在皇帝的马厩里，天下的人才都在皇帝的朝堂中。这样皇帝开心官员省力，以往几次“辟除”也都是这样结束的。不过白清羽这次“辟除”中有一个霸道且极不合理的要求，他在上朝议事的时候问大臣们，什么才是贤才的标准，百中取一么？楚道石去世之后，此时就任三公中太保的谢刚羽，地位大约等于枢省首辅，作为实际上的文臣之首首当其冲地站出来回答，以谢太保从政之久经验之丰，也当场被问住了。老成持重的谢刚羽大概也是经过缜密的思索，给出了回答说，所谓贤才是众人中出类拔萃的人，要对国家有用的人，不能是“百人之领”，而该是“千人之领”，所以一千个人里面的最优秀者才能被称为人才。按说谢刚羽虽然不是军人，但是这个回答也很可靠了，战场上率领一个百人队的只是中层军官，而能够统率一个千人队进退自如的则可能称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才。这个回答被白清羽大肆推崇，所以他下令说按照户口来算，王域各郡往上报人才，一千人里面报一个，余数可以省略。那么一郡若有三万五千六百，便要上报三十五个人才给皇帝审阅。谢刚羽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话被这样断章取义地曲解了，而各级官员也苦于这个硬性命令，不得不拼命地在民间寻觅“人才”。最后连善养马的、善治木的、善鞣革的，都被作为“人才”上报，如果有一技之长的人家里没有产业，当地的官员就把自家的产业冒充“人才”家里的产业上报，以确保自己能够凑足数额。所以最后“是否有产”这个问题在白清羽那里完全不再是限制了。

很难说白清羽对这个结果是否满意，本意上他大概是要寻找一些文官以弥补他在文官政治上的缺陷，